

新哲学学院丛书

空虚时代
论当代个人主义
L'ère du vide
Essais sur l'individualisme
contemporain

[法] 吉尔·利波维茨基

◎著

方仁杰 倪复生

◎译

空虚时代
论当代个人主义
L'ère du vide
Essais sur l'individualisme
contemporain

【法】 吉尔·利波维茨基

◎著

方仁杰 倪复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虚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法]利波维茨基著;方仁杰,倪复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新哲学学院丛书)

ISBN 978-7-300-08049-9

I. 空…

II. ①利…②方…③倪…

III. 个人主义—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5822 号



新哲学学院丛书

空虚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 著

方仁杰 倪复生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8879833

编辑热线:010-88879860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3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9.375 插页 4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5 000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在此将一些著述与研究以一个名称集辑在一起,只为从不同的层面讨论同样一个普遍问题:在大众消费时期,当代个人、社会、道德上的变迁以及一种社会化、个人化新模式的出现,与17、18世纪所建立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本书中的文章力求揭示的便是这种历史的演变。事实上,这些文章都认为,是客体、音像、信息等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享乐主义、包容主义和心理主义的价值观等,共同成就了一种新形式的行为制约机制,一种难以比拟的多彩的生活方式,一种角色、信仰与私生活的系统位移,或者说,是它们成就了西方个人主义历史的新阶段。我们生活在第二次个人主义革命时期,私有化在扩大、社会认同遭到侵蚀、政治与意识形态遭到疏远、个性特征加速不稳定化,可以说,我们的时代只有完成以上的在个人本身及日常生活方面的持续革命后才能根绝革命末日论。

先进的民主社会在发展,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按照一种新逻辑在不断地重塑,这个逻辑我们称之为个性化进程。因循这个逻辑,民主社会就显得易于理解了,以下的分析便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内容而展开的。然而,当个性化进

程在重塑社会时,每个社会层面被重构的程度和方式都是不一样的,鉴于我们的社会采用的是多重的特定的标准,那么,那些力图以一种简单原则将整个社会加以概括的理论,其局限性也是不容回避的。我们从前之所以拥护单一的方案,是因为我们所作的记录与实际状况是不同步的,我们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通过绘制变化的曲线来总结出一种必然的趋势,并依此来调整制度、生活方式与期望值,以期最终达到个性化的安排。但从对比和历史这两个角度出发所总结出来的个性化进程,却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发展的新方向以及社会制约和组织架构的类型,使得我们摆脱了那种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还处于支配地位的“纪律、革命、契约”的模式。个性化进程的发展已经摆脱了民主加纪律、普遍主义加严守戒规、意识形态加强制性的现代社会的初始阶段,但鲜有人将个性化进程的发展看成是一种资本储备战略,即便这种战略有着人性化的一面。在此进程通过共时运动收编某个完整的体系之际,即便这种体系的确是极为有利于劳动力再生以及剩余价值的提高,但如想保留其部分工具样的功能也是不切实际的。由此得出另外一种假设:这是一种完整的正在进行着的社会学上的转变、一种历史的创造,它近似于卡斯托利亚迪斯(Castoriadis)^①

^① 卡斯托利亚迪斯(1922—1997),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经济学家和批评家。——译者

所谓的“假想的中心意义”，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它便是组织架构与意识、行为与价值观的一种协同组合，但唯有艺术界和心理分析界能够提前几十年预先考虑到这些。另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便一直不停地拓展着其影响力。

消极地来看，个性化进程造成了纪律社会的分解；但积极地来看，个性化进程却与弹性社会的布局是一致的，如对信息、性以及需求的倡导，对“人的因素”的重视，对本性、真诚和幽默的推崇等。个性化进程便是如此，它是关于社会组织与定向的一种新方法，是管理行为的一种新方法，它不再依靠繁文缛节的强制性规定，而是依据最微不足道的束缚以及尽可能多的个人选择，最微不足道的清戒和尽可能多的欲念，最微不足道的强制和尽可能多的理解来实现目的。事实上由于个性化进程，一些制度反倒变成了对动因和欲望的诠释，促进了参与，引导了休闲与享乐，点明了人道化、多样化及诸多社会“模型”心理化的趋势，因此，在专制和机械的制度之后，便是顺势而为的和控制论的制度；在命令式的管理之后，便是可加选择的和应对需求的规划。与新的社会“目标”及合理性密不可分的一些新进程开始了，如享乐主义价值观，对差异的尊重，对个人自由、惬意、幽默、真诚的推崇，心理主义与自由表达等，可以说，人们在摒弃了民主专制年代所看重的种种理念之后，除了对自主作一种新的诠释，并没有其他。实际上，直至最近，政治、生产、道德、学校、养老院等方面的生活逻辑便是在于将

个体融入到整齐划一的规则当中去,在于尽可能地剔除那些怪诞的爱好及表达方式,在于用普遍的和单一的律法来消除那些奇特性,其所依据的便是诸如“普遍意志”、社会惯例、道德命令、固定的标准化规则以及革命党人所要求的顺从与忘我精神等,但无论怎样,一切都似乎表明,个人主义价值观只能在组织与意识体系的框架内成形,而该框架便是以消除个人主义价值观及其不确定性为己任。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关于自由的假想正在成为现实,它逐渐演绎成为一些新的价值观,这些新的价值观的目标就在于促进个人特质的发展,使快乐变得合理,它认可一些特殊的需要,并依据个体的愿望来进行制度上的调整。

当代个人服从集体理性规定的观念已经被打破,个性化进程广泛推动并实施着一种基本的价值观,这是一种自我完善的价值观,一种推崇主体特殊性及其宝贵的个性的价值观,尽管其间也出现了其他有关同一化和制约的新机制。要成为绝对自我、要尽情享受生活,这无疑只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极端表现,但也只有在一个已将个人自由确立为基本价值观的社会里才能实现这种权利。消费革命导致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由此纵容了个体权利与欲望的发展,这种演变蕴涵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更迭之中。个人主义逻辑的发展呈跳跃前进状,从理论上来看,这是由于自由的权利是无限的缘故,但是从社会来看,则源自于它受到了经济、政治和知识的限制,触动的是习俗与日常生活之

故。以现代人的眼光,如今没有什么社会与文化现实是无意义的,没有什么权利和愿望是不合理的,故可无拘无束地自由生活,可自始至终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

个性化进程是一种整体策略,涵盖的是社会行为和意图方面的演变。我们可以将该进程一分为二地来加以分析,充其量也只能如此。个性化进程的一方面是“适当的”或者是可行的,这指的是全部的、动态的、非标准化的制度,即由权力、管理机关拟定设计的激励方式,它经常性地引导右派尤其是左派的攻讦者们去揭露那惯常的调节以及那“极权的”但宜人的“富裕社会”的阴暗面,其中也不乏荒诞。其另一面是“野蛮的”或者是“现行的”,可以说,这是出于团体与个人追求其自立及特质的结果,如此便出现了新女权主义、习俗以及性解放、地缘及语言上的少数种群的诉求、心理学技术、自我全面发展和表达的欲望、“反对现制的”运动、随处可见的人们对自我的寻求,而普遍主义不再能够起到激励社会与个人的作用。这两面无疑都有其特殊性,二者通过确认和利用个人特异性原则,以期设法摆脱纪律型社会。

个性化进程出现在纪律社会的内部,由此,两种相互对立的逻辑的联姻成为了现代社会的特点。与个性化进程相伴随的是纪律进程的退却,也由此在社会生活领域里出现了越来越显著的吞并现象,这便是我们所谓的后现代社会,或谓一个将原本处于劣势的现代趋势加以发扬光大的社会。所谓后现代社会的说法,即是借助于开放与多元化的

举措,将现代化的模式及其客体加以社会化的这样一个历史转向;进入后现代社会,即意味着个性化的个人享乐主义变得合理,不再有任何的质疑;进入后现代社会,即意味着一个与现代主义相辅相成的革命年代、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代、一个希冀顿生的未来主义的年代已经成形。后现代社会盛行着标新立异、充斥着懊恼与不断反省、渴望着个人自立,新奇与传统受到同样的欢迎,创新变得司空见惯,而未来也无须一定要先进。现代社会崇尚未来、崇尚科技,它凭借着普遍主义、理性与革命曾经所向披靡,它曾主动抛弃了血统的差异、神圣的统治、传统的习惯和民族的特性。但这样的时代却在我们的注视下烟消云散了,部分是由于它有悖于我们社会所确立的未来主义原则,再则是由于后现代社会对于身份、标新立异、保守、休闲以及个人发展的诸多苛求;对于未来的信仰与追求变得软弱无力,革命与进步的灿烂明天不再有人相信,人之所欲是即刻享受生活、保养以求年轻,而不再是想磨炼出新。后现代社会疲于面向未来的跨越、乏味于单调的推陈出新,其赖以继之的中性化了的“改变”被视若无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后现代社会意味着社会与个人时代的退却,而预见和架构集体时代则显得越发必要。当代主要的坐标轴如革命、纪律、世俗化、前卫等,由于享乐主义个性化的需要而统统地被改变了用途;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陨落了,随着不计其数的发明创造而来的是超强势集团、环境的恶化以及个体日渐的精神空虚;没有

任何的政治意识形态能让群众激情重燃，后现代社会没有了偶像也没有了禁忌，它对于自身也不抱什么奢望，也不再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宏伟蓝图，这便是支配着我们的空虚。一种既无悲剧也无末日的空虚。

个性化进程不断地扩展着其疆域，这点甚为清晰，此时急欲宣布消费社会的终结是一个错误。当前的经济衰退、能源危机与生态意识并非昭示着消费时代的末日，即便做法不一，我们仍就执著于更多的消费、信息、体育、旅游、培训、人际关系、音乐与医护。这便是后现代社会，它并非是跨越了消费，而是达到了消费的鼎盛阶段。消费势力扩张到了个人领域，命中注定要被加速淘汰的、漂移的、不稳定的自我，其形象与变迁也受到消费的波及。用衰减的媒体、娱乐和理性技巧来消耗着自身的存在，个性化进程由此制造出了一种光怪陆离的空虚，大量的生活模式使得存在无所适从，虽然这些模式有着令人赏心悦目的环保与心理主义的外表。更精确地说，我们处在冷静而不再狂热的消费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消费导致了对富足的批判。事实上，人们对“美式的生活”、对招摇的镀铬汽车、对明星、对梦幻好莱坞的膜拜破灭了；垮掉的一代的叛逆精神、轰动的先锋艺术都已让位给了一种后现代文化，这种文化有一些特征可加识别，如追求高质量生活，专情于个性化，热衷于环保，对重大意识体系缺乏兴趣，重视参与和表达，流行怀旧，为某些地方和区域的信仰与传统行为辩护等。从前对数量的饥

渴消失了吗？确实如此，但必须知道的是，这类现象也都是对个性化进程的反映，如此众多的策略，目的只为摧毁僵化的现代主义造成的影响，摧毁贪大求全意识、集权制度、顽固的意识形态以及先锋派。无须将“被动的”消费时代与种种所谓后现代的、创造性的、环保的、复兴的潮流对立起来，而是二者齐心协力共同促成了僵化的现代时期的崩溃，主旨在于扩大个人选择、变通以及多样性的幅度，在于发扬个性原则。后现代的这种不连续性并未在文化或艺术上造成这样或那样的特别结果，反倒是确立了个性化进程在历史上的优势地位，并使整个社会的重新架构得以依据其自身的规律来进行。

后现代文化代表的是一个摆脱了整齐划一的统治经济结构的社会的“上层建筑”，但为了实现这种摆脱，势必终将要打破当代的价值观，推崇过去和传统，倡导简居生活，瓦解集中制的强势地位，散播真与美的标准，并依据种种个性化社会的价值观，合理化人们对于个人身份的认同等。在个性化社会里，最重要的是自我，由此，无论什么都可以被采纳，都可以获得社会承认，没有什么是应当的、必须的和一成不变的，不同水平上的各种选择都是可以共存的，相互之间既无抵触也无消长。后现代文化是拼凑的和发散的、唯物主义和心理的、大胆的和谨慎的、革新的和怀旧的、消费的和环保的、精心粉饰的和自然而然的、浑然天成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无疑，考虑到事物的发展趋势，无须立即为将

来定调,相反还要发展一些对偶的逻辑,以便让诸多的矛盾可以兼容共现。如此一个巨变,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后现代文化与其他的个性化举措一起,成为了扩充个人主义的一个媒介;选择多样化了,参照标尺模糊了,现代性独有的理念与高尚的价值观也被消磨了,后现代文化由此调理出了一种个性化的文化或是方式,将社会单元从以“纪律和革命”为标记的体系中解放出来。

然而,说我们任由意识游移不定并将一切都加以非合理化是不现实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后现代时期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一直都在延续着,它难以捉摸,也未曾受到讨论,但随着社会管理技术的日臻完善以及“人性化”举措的逐步实施,这个基本的价值观受到了个人越发强烈的推崇,这便是个人自我完善与个人自由。虽然个性化进程导致了一个历史发展进程的中断,但它却通过其他途径继续着一项已进行了几个世纪的事业,这便是现代个人民主主义事业。在这里中断,在那里又得到延续,后现代社会这个概念没有其他,它就是指一个时期结束和一个新时期开始,二者之间的联系特别复杂,对此,人们首先便是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渊源出发来对其间的联系加以思考。

之所以需要仰仗个性化进程这样的图解,不仅是因为它有种种新的温和的控制手段,而且还因为它也有作用于个体本身后产生的种种“效果”。伴随着个性化进程,个人主义经历了一场变革,如一些美国社会学家所言,人们在此

将其称为自恋型的变革,因为将个性化进程及其结果加以浓缩后所显示出来的就是“自恋”,它象征着从“局部的”个人主义到“全面的”个人主义的跨越,也象征着第二次个人主义革命的到来。这是一种非稳定化的、宽容的心理感受,它专注于自我的情感实现,醉心于青春、体育与音乐,它不在于生活上的成功,而在于内心层面上持续的自我完善,有什么别的图解能更好地标明这种形式的个性的出现呢?有什么别的图解能够有如此的说服力来阐释由个性化进程所诱发产生的这种惊人的个人主义的推动力呢?如今,至关重要的社会现象不再是阶级的对立与从属,而是社会问题的发散,有什么别的图解可以更好地刻画我们的这种境遇呢?个人主义欲望更多地表现在阶级利益上,私有化要比生产关系具有更多的揭示意义,享乐主义与心理主义要比各式各样的集体行为的涵盖面要广,尽管它们都是些新生的事物(如反核运动、区域化运动等),自恋概念本身的提出也就是对如日中天的个人领域的一种附和。

在某个问题上,无论人们给我们怎样精确与长篇累牍的论述,误会仍是不可避免。与这里、那里曾有过的描述相反,自恋并不等于不闻不问时政,它反倒是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得失以及在一些主观问题上的过分投入紧密相关。风帆冲浪、溜冰、三角翼飞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滑行”的时代,体育景象近距离地勾勒出这样一个时代,当时的人们对“共和”不再有坚定的信念,也不再有稳定的情感支撑点。

如今,涉及集体生活的关键问题遭遇到了与最为流行的“歌曲”一样的下场,所有的高亢都弱化了,所有的一切都滑进了松懈与冷淡之中。将从前列为上品的东西加以废黜并使之新奇化成为了自恋的特征,而并非是个人完全脱离社会并封闭在自我的内心世界这样的一幅景象。自恋只有在历史范畴内才能找到其真正的归宿,它类似于一种具有倾向性的过程,这种过程导致个体对公共或者先验领域的情感投入减少,从而相对地促进了个人领域的优先发展。自恋与这种情感转移的历史趋势是分不开的,至高无上的等级经历了平等化到被贬黜,自我也进入了恶性膨胀。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都是依据环境变化而多少有所侧重,但从长期来看,这种运动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原因是其符合民主社会百年来的梦想。一边是越来越体察入微的、仁慈的和隐性的权力,一边则是越来越专注于自身的、“虚弱的”个体,或谓是易凋零的、没有信心的个体,托克维尔的预言在后现代的自恋中得到了应验。

自恋不能被看做是一种严格的非政治化,它也无法离开一种特别的理性迷恋,大量涌现的旨在互助与救济的团体和协会证实了这点。个人主义最终的定位不在于是一种反社会的极端孤立,而是在于依照超专业化的、细微化的利益关系将群体进行分拆与归并,如将丧偶者、同性恋者的父母、酗酒者、口吃者、女同性恋母亲、善饥症患者等重新归类。需要将自恋重新放回一个完整的网络与循环序列中加

以考察,如微型群体的团结性、对义务劳动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情景网络”等,这样做不但与自恋的命题并不矛盾,而且还能核实这种趋势。自恋现象的显著之处在于两点,一方面,如与其从前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战斗精神相比较,它从普遍的目标上退缩了;而另一方面,它希望团结那些同样局限于关注眼前事务的人一起蜷缩于自我之中。集体自恋的出现,是因为人们的性味相投,还因为人们对于客体具有同样直接的感受性从而得以集中起来。自恋的特征不仅在于它是一种享乐主义的自为,而且还在于它是与“同类的”人集合起来的一种需要,目的是成为有用的人,但无疑它也会索求新的权力,这同样也是为了解放自我,通过亲自讨论、接触与“亲身体验”来解决内心的困扰,由此,自恋也是交际生活、心理的一种工具。自恋的模式体现在将一般的社会、政治问题和公众事件加以“心理化”的过程中,体现在将以往全部客观的、非人格化的活动加以主观化的过程中。家庭及各类组织自此成为了表达手段,成为了分析与治疗的方式,人们远离了自怜自爱的审美观,新型自恋成为了流行的心理学。

现代时期纠缠于生产与革命,而后现代时期则纠缠于信息与表达。如人们所言,人可在工作中通过“接触”、运动和娱乐来进行自我表达,这表明,“表达”很快不再只是唯一的一个被怪异地贴上“文化”标签的活动。这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言论,而是大众的一种渴望,表现为近来出现的

数量极为丰富的自由电台。我们便是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电视节目主持人和播音员：请收听调频……您立刻就被一支其间夹杂着只言片语的乐曲、访谈、真情告白，文化的、区域的、地方的、社区的、学校的“点评”，特定的群体交流等内容所吸引。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言论民主化，每个人都受到蛊惑去拨打热线，每个人都想依据其自身的内心感受来说些什么，每个人都能成为听众和播音员。但也因为如此，让人仿佛看到了学校墙壁上的涂鸦，让人仿佛置身于数不清的艺术团体之中，表达得越多，越是无话可讲，越是要倡导主观性，效果却越发的苍白与空洞。其实，除了不应忽视的几个实例以外，如除了谈话者与节目制作者之外，没有人会对这种密集的表达感兴趣，表达的矛盾就这样被加剧了。无节制的表达、交流行为基于交流的本质，忽视内容、趣味感缺失、既无目的也无听众，话语者也成为了受话人，这便是精确意义上的自恋。这种冗长的且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完全无意义的情景、陈述、访谈、议论，而且其本身也看不出有任何的生机勃勃的迹象，它们从何而起呢？关键问题不是别的，这是表达的机会与欲望使然，而不管“信息”的实质为何，自恋的乐趣与权利导致了人们为了自己而夸夸其谈，且借助一个媒介得以被传播、放大。为了交流而交流，表达基于表达，除了博取寥寥几声应和外而无其他目的，因循着空虚的逻辑，自恋在此表现出了其与后现代的空泛化进程之间的默契。

说 明

本书集辑的所有文章,除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以及《原始的暴力和现代的暴力》外,都曾在期刊中刊载过。

《无休止的诱惑》以及《纯粹的冷漠》曾经分别刊登在1979年第17期以及1980年第19期的《枕木》杂志。

《自恋或空虚策略》以及《幽默的社会》曾经分别刊登在1980年第5期以及1981年第10期的《争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部分摘要被重新整理刊登在1982年第21期的《争鸣》上,题目为《现代艺术与民主个人主义》。我在此特别感谢 M. 高契 (Marcel Gauchet), 感谢他出于友情向我提供了有关参考文献方面的建议与意见。

为了这次出版,所有的文章都多少被加以修改和补充。